

# 永懷恩師王壽南教授：學術人生與師恩難忘

## In Remembrance of Prof. Wang Shou-nan: His Academic Life and Enduring Kindness

張正田 (Zhang Zhengtian) \*

2025年2月6日，王壽南教授以九秩嵩壽辭世，隋唐史學界痛失一代宗師，筆者執此筆時方未久，至今心中猶悲慟莫名。

似乎每位從事學術研究路上之人，其漫漫學術長途中總有幾位前輩恩師如璀璨星辰般，照亮後輩學生前行之路。筆者的恩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王壽南榮譽教授，對我而言便是如此。老師在中國政治史、中國中古史——特別是隋唐史研究方面，皆著作等身、成果斐然。如今，老師雖已仙逝，但其向來開朗的音容笑貌，以及平常對我們這些晚輩學生們的諄諄教誨，卻始終縈繞在心中。值此悲痛之際，謹以這篇紀念文字緬懷，追憶其學術人生卓越貢獻，以及對許多政大歷史系學長姊弟妹的深厚照顧提攜恩情。

### 一、王壽南教授的學術成就

王壽南教授生於1935年，籍貫福建省崇安縣，即今福建省武夷山市。<sup>1</sup>老師於1949年隨家人移民到

臺灣。大學時期就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師從李宗侗教授並在其指導下撰寫大學部學士學位論文「龔自珍先生年譜：附世系及其政治思想與地理學」，1958年從臺大歷史系畢業後，<sup>2</sup>考入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老師在碩士生期間師從王雲五（岫廬）先生，<sup>3</sup>為學術之路奠定了更進一步的基礎。又因其就讀臺大歷史系大四期間（1958年1月），父親不幸中年仙逝，<sup>4</sup>突然間一家人生計重擔落入身為長子的老師肩。然其業師岫廬先生因極器重，特邀其為當時「全知少年文庫」基金會作者，遂開啟歷史寫作生涯；老師在兩、三年間寫了十幾本相關著作，並同時努力兼職當家教老師，解決了一家人當時生計問題。<sup>5</sup>

老師在岫廬先生指導下寫成「中國歷代創業帝王」碩士論文，並在1961年取得碩士學位。論文後屢經修訂，先後在多家出版社出版為《中國歷代創業帝王》一書。<sup>6</sup>該書對我國歷代創業帝王做深度研究，梳理了歷代創業帝王生平、政策決定和治國理念，考論我國古代政治權力的起源、發展和演變規律。並通過對秦始皇、

\* 作者現為龍岩學院專任教授。

1 今日福建省武夷山市由南平市代管，南平市轄下各縣市區當地人，通常自稱自是「閩北人」，壽南恩師亦曾在筆者面前如此自稱。

2 王壽南，《再站起來》（臺北：健行文化出版社，2010），頁12。

3 王雲五先生號「岫廬」，以下皆敬稱為岫廬先生。

4 同註2，頁7。

5 同註2，頁13。

6 王壽南，《中國歷代創業帝王》（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簡體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漢高祖、唐太宗等歷代創業帝王的歷史比較研究，歸納出不同朝代創業的共性與差異，為探究中國古代政治史的演變提供了新視角。

爾後老師繼續在政大政治所攻讀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更是其學術生涯的另一鉅著，係由岫廬先生和嚴耕望院士雙指導撰寫完成，於1967年取得博士學位。《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全文共十章、總計60餘萬字，對自唐代安史之亂之前的唐睿宗景雲元年（710）開始初設節度使一職起，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唐朝滅亡為止間的所有唐代節度使、觀察使、都防禦使、經略使等「藩帥」都進行詳細考證，並論述唐代中央政府對藩鎮控制力的演變過程。老師將唐代藩鎮對中央的態度，開創性地分為「跋扈」、「叛逆」、「恭順」三大類，並製作「唐代藩鎮總表」，涵蓋唐代所有藩鎮節度使等職之所有「藩帥」，包含姓名、官職、任職時間、對中央態度等，為日後唐代藩鎮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扎實研究基礎與創見，並經修改後先後在多家出版社出版。<sup>7</sup>本書打破傳統對中晚唐時期「藩鎮割據」的認知，指出安史之亂後，雖有部分時期和地區藩鎮跋扈叛逆（主要在河北），但大部分時間和地區的藩鎮其實對唐中央大多保持恭順，且在唐玄宗後的中晚唐時期多次大亂事中，「恭順型藩鎮」對維持唐朝政權仍屬功不可沒。本書出版後，也開創了唐代藩鎮研究的新模式，在日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迄今，一直是研究唐代藩鎮問題的重要參考著作。

此外，老師還留下許多極具影響力的歷史著作。譬如在唐代宦官研究方面，《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及其

增修再版的《唐代的宦官》都曾深入探討唐代宦官權勢的崛起、演變歷程和得勢原因，揭示唐代政治制度的缺陷，與宮廷政治的複雜性對宦官勢力崛起的影響。<sup>8</sup>此外，老師另有《唐代政治史論集》、《唐代人物與政治》與《武則天傳》等隋唐史相關著作，<sup>9</sup>而集大成之作《隋唐史》，則更全面涵蓋隋唐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從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度等政治制度演變，到唐代社會文化的發展，以及當時佛教、道教的傳播等，都進行深入闡述，是提供大眾瞭解乃至專業研究隋唐史的重要書籍，<sup>10</sup>亦是筆者在政大歷史系大學部修習恩師「隋唐史」一科的教科書，受益匪淺。

老師的研究方法也極具個人特色，其既師承嚴耕望院士的扎實考證學風，重視史料收集與考證，對每條史料都深入分析；但在研究視角上，亦同樣兼具岫廬先生善用宏觀歷史背景與微觀歷史細節相結合，能深入剖析歷史事件，同時也關注歷史與現實之關聯，「經世濟民」地為現代社會發展提供借鑑。

所以，老師對岫廬先生湧泉相報，原因是無論在中國大陸時期還是1949年來到臺灣時期，「商務印書館」本來就可謂是岫廬先生一生的最主要事業之一。<sup>11</sup>所以老師與岫廬先生另一門生陳水逢先生，曾共同替臺灣商務印書館主編一套叢書，就叫做「岫廬文庫」，總共有一百餘本學術相關或相對通俗性的文史與社科類之書籍，皆是老師與陳水逢先生親力親為主編。「岫廬文庫」亦包含嚴耕望院士的三本有名書籍，即今日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集成出版為《治史三書》的《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等三書。<sup>12</sup>

7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臺北：大化書局，1978重印版；（簡體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8 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1）；《唐代的宦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

9 王壽南，《唐代政治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2004年增訂本。王壽南，《唐代人物與政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王壽南，《武則天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簡體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後壽南恩師又以更通俗版本並改書名為《成為女皇：武則天的一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24）。

10 王壽南，《隋唐史》（臺北：三民書局，1986、2022）。

11 商務印書館搬來到臺灣後，改稱臺灣商務印書館。

12 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岫廬文庫076」，1981）。嚴耕望，《治史答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岫廬文庫094」，1985）。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岫廬文庫107」，1992）。

後來，岫廬先生於 1979 年 8 月以九秩高齡仙逝，老師為報答師恩，還編輯了《王雲五先生哀思錄》，<sup>13</sup> 又再用了幾年的時間編纂《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四大冊，並與其學生林桶法先生合編《王雲五先生年譜》增修版，<sup>14</sup> 都深厚地見證老師與岫廬先生的師生情誼。

老師因眼睛宿疾於 2000 年 8 月退休後，因已不方便閱讀也無法查史料寫稿，但仍在吳涵碧師母等家人持續鼓勵下，在 2005 年改以口述方式寫稿。以錄音帶錄音後令筆者逐字打字整理為文字稿，再由師母朗讀文字稿給老師聽。如此反覆校稿，定稿後主要發表在《歷史月刊》上，並終於集結成《照照歷史的鏡子》一書。<sup>15</sup> 該書是對我國古代皇權社會政治運行探討，並對當代民主與法治問題進行歷史性反思。近幾年，壽南師更有新著《王的學問：中國歷史中的君王論》，總論對我國古代政治史上的君王統御之術的新見解。<sup>16</sup>

老師在學術界聲譽極高，生前曾擔任政大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歷史所所長、文理學院院長；以及臺灣的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唐代學會理事長等職，長期推動隋唐史和中國政治史研究的發展，並長期關心兩岸學術界的互動與交流。若有中國大陸學者來臺學術交流，常主動多次款待相迎。此外，老師亦曾多次前往中國大陸學術交流。如 1990 年任政大文理學院院長時，曾與同校哲學系沈清松教授夫婦共同拜訪學界耆老馮友蘭先生與陳來教授；中國歷史學界章開沅教授曾於 1993 年來臺學術交流，時方從江蘇學術交流甫回臺的老師，即刻約定在 11 月 3 日與中研院張玉法院士夫婦一起款待章教授餐敘，<sup>17</sup> 這些都是老師長期關心兩岸學術界交流之證。

在人才培養上，老師除了長期在政治大學任教外，也曾任在多所大學兼課，如臺灣大學、東海大學等。老師

以淵博學識和嚴謹治學態度，培養了大批優秀歷史學者。是故，今雖已仙逝，但其學術成就、治學精神與對兩岸學術傳承的貢獻，將永遠激勵著後輩學者在歷史研究的道路上不斷探索前行，名垂青史、永載史冊。



照片說明：左一為王壽南恩師，中間坐者為馮友蘭先生；右一為陳來教授，右二為筆者母校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沈清松教授。（照片來源：陳來，《故人老沈》，杜澤遜主編《國學茶座》第 23 期，2019 年，頁 83。）

## 二、師恩難忘：壽南師對學生輩之關愛提攜恩情

筆者是在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考入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甫進政大校園，從系上迎新會到上課期間，不到半學期，我就深深感覺到系上師生間相處融洽，就像個大家庭一樣，讓我這個從比較「農業縣」的苗栗縣客家年輕學子，一進政大歷史系讀書，就深深喜歡也認同大家庭。後來才知道這其實是有歷史原因的，主要原因可追溯到老師開始擔任系主任時，大一新生是第 12 屆，老師是一位行政能力與組織能力都相當強的人，常常鼓勵該

13 王壽南，《王雲五先生哀思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14 王壽南編著，《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王壽南編著，林桶法增修，《王雲五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

15 王壽南，《照照歷史的鏡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簡體版）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

16 王壽南，《王的學問：中國歷史中的君王論》（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

17 此處特別感謝筆者在唐史學界好友，現任陝西師範大學的胡耀飛博士提供以上寶貴消息；並可詳見陳來，《故人老沈》，收入杜澤遜主編，《國學茶座》第 23 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頁 80-89、83；章開沅，《章開沅海外訪學日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頁 410。

屆的學長姐們不要只知道死讀書，應該要多參加活動，及校內外各種比賽，鼓勵他們互相團結爭取「系譽」。當然老師本身也自帶了為人師表的風範，有股讓學生想仰慕追隨的人格魅力。所以我在大學部讀書時，就曾聽說第12屆學長姐是向心力最強的一屆，他們即使在畢業多年後，每屆系友會通常都會來參加。從中可看出老師任系主任時「帶人能帶心」，將整個系的「系風」都凝聚起來，並一屆一屆傳承下來，一直到維持到我讀政大歷史系的時候仍還是如此。也讓那個年代大部分讀過政大歷史系的人，都以母校母系為榮。這方面，老師與當時歷史系的老師們，都功不可沒。

90年代中期，政大歷史系師資主要還是以老師那一輩老先生為主，印象中還有雖已退休但還常回系上兼課的閻沁恒老師，或如杜維運、孫鐵剛、賀允宜、何啟民、張哲郎、江金太、林能士、吳圳義教授……等，當然還有年輕的老師們。筆者讀大學部時候就親眼目睹當時這些老先生們相處和諧，彼此間情感互動也佳，無形中讓每個大學部的學生覺得系風真好，令學生們增加對系上這個大家庭的情感與認同。

當時系上老一輩先生們每一位都非常值得學習其學問與風範。但其中，我似乎又特別敬仰壽南師，常覺得老師身上自帶一種既有能做人處事的睿智、又有能做學術學問的大智慧的風範。這是在修老師大一「中國通史」時就已深感如此。後來大三時主動選修了老師的「隋唐史」。當時系上很多課除了期中、期末考之外，往往要再交一篇期末論文。筆者在隋唐史課堂的期末論文就選擇了「唐代嶺南道廣設七十餘州考」為題。之所以會選這個題目，是因為讀到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唐代的嶺南道地圖給的一種「直覺」。按理說，唐代當時整個嶺南道地區在中原人的論述中還是個「蠻荒地帶」，可是唐代嶺南特別是近於今日的廣西、粵西這一帶的「州」一級乃至縣一級，卻廣設的遠比中原、長江流域還要來得雜也來得細。這在當時只是一介大學生的我淺顯學術功力來看，「直覺」上就有問題：「難道這些小州小縣是唐廷用來安撫羈縻當時當地少數民族治理的？」，有「問題」就自然想去找遍史書來尋求解答。

當然，這題目對我而言還有另一個「私人情感」方面的意義；就是在臺灣民間普遍有一種錯誤認知，就是誤認臺灣的閩南人都是福建省移民來的；臺灣的客家人都是廣東省移民來的，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因為當年移民臺灣來的客家籍漢人，也有一部分是福建省閩西汀州府八個客家縣來的，其中主要是以鄰近今廣東梅州的福建省永定、武平、上杭等縣為主。譬如苗栗縣苗栗市到公館鄉這一帶的江姓大家族，就是祖籍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移民來苗栗的；苗栗市一帶的饒姓家族也是福建省汀州府武平縣移民來的，政壇耆老饒穎奇先生就是出身於這個大家族，只是隨著時間演化，清代移民來苗栗一帶的閩西客家人，逐漸從閩西腔調的客家話改講了苗栗縣今日臺灣俗稱的「四縣腔」客家話，而這種客家話腔調的恰是源於粵東梅州的。然而事實上臺灣民間為何會有如此錯誤認知，主要是因為漢人移民臺灣約四百年來，數百年來臺灣客家籍漢人各種大陸原鄉客家腔調逐漸演變融合，因今日臺灣客家人主要常用客家話腔調之人數排名前三、四種的，全都恰好是對應到粵東的而不是閩西客家地區的客家話腔調，包含我老家苗栗縣常講的「四縣腔」，也就是今日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東側到蕉嶺縣這一帶的客家話腔調亦如此。

當時我再加上親眼目睹90年代中期臺灣社會乃至當局本身都越來越「民粹化」，<sup>18</sup>這反而刺激了筆者身為客家人，從小在苗栗老家從先父耳濡目染來的客家精神會更加濃厚。因為當時臺灣社會的「民粹化」與客家精神完全相反，常令當年的我感到無奈和憤怒。所以因上述原因，我就想了解唐代嶺南道為何當時有「浮濫設州」多達七十餘個州的問題。這個大問題其實直到今天歷史學界都還在努力突破中，但研究成果也已比90年代中期更進一步了。所謂的「努力突破中」，主因還是唐代嶺南道地區能流傳到今日的文獻史料太少，雖然我對這篇期末論文寫的特別認真，但真不敢說已能找到真正「答案」了，只能初步推論到隋唐時期大概在今日粵西地區的「譙國夫人冼夫人——馮盎家族」在當地勢力很大有關，所以唐廷願意以此羈縻該大家族，讓其勢力範圍內的州刺史等職都由該家族的人擔任。我會寫得特

18 黃光國、賀允宜、周惠民、林明德、王爾敏，〈民粹主義（Populism）的歷史回顧與現代意義〉，《歷史月刊》98（1996.3）：26-46。

別認真，除了上述的「直覺」以及身為苗栗縣客家人對客家原鄉之情感因素外，更是因為心中那種對老師為人師表風範特別仰慕敬佩使然，這無形中使我有更大的驅動力想把這一篇拙文寫好。

當我把這篇一萬多字的期末論文交給老師時，還很冒昧地向老師提及：「我能不能用這一篇期末論文，懇請老師您指導教正修改後，再拿著去參加政大舉辦全校性的『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競賽？」老師欣然答應，也很認真幫忙修改。但大概自己當時功力還欠佳吧？面對全校性的論文獎競賽，當年只得到論文佳作獎，但仍是要感謝老師的指導教正，不然根本連佳作獎都不可能拿到，畢竟那是全校性的學生論文競賽。

但因為這篇拙作經過老師修改指導之後，讓我另一個當時的「私下決定」影響巨大深遠，更感謝老師的包容與教導之恩。時值大三下學期，我想先低調嘗試用以前二專畢業的同等學歷，「試水」報考三、四間臺灣的大學歷史系碩士班。因自知畢竟還沒大學畢業，故當時真沒太大自信心。那一年是1998年，在臺灣的十幾間歷史系碩士班中，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班招考除了筆試之外，還有口試。該系希望所有報考考生可用自己在大學部最感滿意的期末論文；或大學部學士畢業論文當口試的重要成果，提供口試委員現場口試。等到中正大學碩士筆試放榜後，筆者竟真的很僥幸地進入前30餘名，有資格參加口試，且筆試分數還頗高。面對口試這一關，筆者就選用經過老師指導的「唐代嶺南道廣設七十餘州考」參加。沒承想口試放榜，居然考上而且還是「榜首」！這對當時還在讀大三下的我，簡直是太意外也太驚喜了。我只知道但凡在考試前要努力備考，考場上要認真發揮實力的硬道理，但還真沒能料到自己才大三下就能考上榜首！？這個消息在那個沒有廣設網路的年代，考上的消息還是老師在隋唐史的課堂上告知。話說當時大三就去考研其實非常低調，並不敢跟老師報告，但以臺灣之小，唐史學界哪可能有什麼事情瞞得過老師？他在隋唐史課堂休息時，用一種既替我高興又露出一點詭譎的眼神與欣慰笑容向我說：「正田！恭喜你，你考上啦！」。當時我還傻傻地愣住，問：「老師，您說

我考上了什麼啦？」老師此時突然爽朗大笑說：「你自己考上中正歷史系的研究生了你都還不知道？」若用現在年輕人流行的詞匯來講，就是我當場驚訝呆愕「石化」了好幾秒鐘，然後才急忙跟老師道謝。畢竟那篇經過老師仔細教改過的文章，在當年的口試，確實對我幫助非常大，這是我至今都要感謝老師教導提攜之處。

但在我南下中正讀研一那一年，因為學校位於嘉義縣民雄鄉，距離臺北畢竟有些遠，所以，當聽聞老師在臺北開右眼白內障手術失敗導致大量出血的驚愕消息，其實已距手術當日好幾天了。我忝為老師學生之一，心裡頗為擔心。剛好此際，中正歷史系主任林冠群、廖幼華、王德權等幾位專研隋唐史的老師們，準備了一些禮物囑託我回臺北時代為探望。我與女友也就是現在太太，一起前去老師府上探望時。看到老師時嚇了一跳，一眼就能看出老師氣色很差。我轉達中正歷史系老師們的心意與禮物後，老師說本來應該只是個小手術，但不知道為什麼卻意外失敗了？開刀失敗以來天天頭疼的不得了，手術過的那隻眼睛已注定要瞎了，而且兩個眼睛還會不自主地一直流眼淚，是因為疼痛已經刺激到淚腺，所以才會如此。當時老師跟我們倆講話的時候，一直拿著手巾擦拭眼淚、忍著疼痛。我和太太自知不好多打擾，應讓老師多加休息。但老師想多傾訴他這陣子的痛楚也是人之常情，我們仍是認真聽著老師訴說著，直到他開始不舒服時，我們倆趕緊告辭。回程路上，心中好生難過。但是老師還是強忍著術後的不舒服，繼續在政大歷史系教書到2000年才正式退休。

大約2000年中正歷史系舉辦「第五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sup>19</sup>這場國際會議規模大來賓多，早在系上籌辦會議階段，我們這些博、碩士研究生就被拉去幫忙籌辦會務。當然，這種大型唐代學術文化研討會，老師是必到嘉賓。會議前一天老師南下，那是在術後再次見到他，隔了約一、兩年，已明顯可見老師氣色好多了，心中替他高興，但也確知他當時只剩下左眼還能勉強看到，平常外出行動不是很方便。

老師南下後私下囑我：「明天早上你早一點到學校賓館我住的房間來找我一下。」筆者一聽，知道老師應

19 此處應感謝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主任朱振宏教授學長，替筆者再次確認當年會議的時間與學術會議全稱，特此感謝朱學長。

該有事要交代或指導，第二天一大早老師和我聊了幾句後，問道：「你碩士論文大方向已經決定了吧？題目都選好了嗎？」我如實回報：「其實我心中有兩個題目，第一個是『唐代昭義軍研究』也一直在收集相關史料中；但是，學生心中另外還有一個題目則猶豫不定，是不是也可以寫？想請教老師您的看法：就是我其實很想寫中古時期北方漢人南遷歷史過程中，其中進入閩粵贛交界客家地區的開發史。但爬梳了一下史料文獻，還有這幾年（指 1990 年代後期到 2000 年前後）大陸學術界新出的好幾本客家歷史研究書籍，發現光是唐代這個斷代的文獻材料是不夠寫的，搞不好會跨越到宋代，這一點讓我很猶豫，但身為客家人，我心中又很想了解自己祖先們的歷史。」

此處請容筆者先說明一下那個年代臺灣歷史學界生態，當時通常隋唐史跟宋史兩者往往都是分工很明確的，臺灣歷史學界研究生論文，通常不太可能像今天可以跨唐宋兩代書寫，這也是當年我的猶豫之處。老師聽後仔細思考了一下才回覆我，大意是說：「我建議你還是選第一個題目比較好，因為跨唐宋兩朝本來就不容易做。況且現在大陸好幾位我這一輩的歷史學界朋友正陸續寫相關的客家歷史研究，你一個碩士論文的高度能夠超過他們嗎？非常不容易。等你畢業口試時，也容易被問到這個問題，也不容易回答圓滿。所以我建議你還是寫第一個題目為宜。」也因為老師博論就是寫唐代藩鎮歷史，他還就唐代昭義軍節度使藩鎮應該往哪幾個方向寫作大方向的說明與教導，並告訴我重點該突出的是什麼？當時我都仔細聆聽、銘記在心、收益良多。剛巧在老師說得差不多準備要去吃早餐時，突聞房門有敲門聲。老師囑咐我去打開門，一位年紀似乎略小於老師的長者，見到開門的我，就先自我介紹：「我是陝西師範大學的胡戟老師，請問王壽南教授是不是住這一間？」原來是大名鼎鼎仰慕已久的胡教授，我連忙開門，老師也趕緊笑臉相迎，爾後兩位長者前輩一起走向餐廳，我則是提著老師的公事包尾隨著。雖然這些都是 20 多年前的往事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歷歷在目。

筆者是在 2002 年在冠群主任、幼華老師雙指導下完成碩士學位口試的，題目即是「唐代昭義軍研究」。歷經 1 年小學實習後於 2003 年考回母校政大歷史系博

士班就讀。那時候老師雖已退休約三年，但仍在研究所開課，只要是老師開的研究生課我都有選修。不過事實上當時臺灣的歷史在 2000 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節點，此後臺灣經濟逐年逐步下滑衰疲迄今，政治風向的巨變也影響到當時學術界生態逐年改變，且一直影響至今。在我讀博起就感受特別明顯，這當然不只在政大各院系，臺灣的新聞相關報導，還有學術界（不止歷史學界）的一些消息，往往都使我感嘆良多。

若沒記錯，大概我博一時，系上老一輩先生中最後退休的應該先是張哲郎老師。張老師的榮退會現場冠蓋雲集，我只是個後生小輩，和一群也是研究生或大學部的小輩們坐在榮退會的一小角落；吳圳義老師則應該是我博二時退的。當這一輩的歷史系老先生們紛紛在我博一、二時都榮退後，對我個人而言，加上那幾年臺灣的時事劇烈變化，似乎好像都象徵了一個時代真的過去了？

其實博班時，我曾經在壽南師課堂之餘，私下請問老師能否再當我的指導教授？但老師都只苦笑著說：「不是我不願意指導你了，而是現在的我都只剩下一隻眼睛可以看得見了，能看的又不遠也不夠清楚了，醫生千交代萬交代不能再過多使用這個眼睛了，你要我怎麼指導你呀？」這也確實是實情，不能勉強。後來大概因老師眼睛問題，出趟門到政大越來越不方便，也不繼續開課了。

不過也奇怪，大概冥冥之中都是緣分吧，我在 2002 至 2005 年間居然能先後兩次親眼見到師母緊緊挽著老師逛街。以臺北城區之大，能有那麼巧的緣分剛好遇上老人家閒情逛街，似乎也是上蒼安排的緣分？印象中師母緊挽著老師的手臂，就像非常擔心他會因看不見而走丟一樣，當時我心中大概有譜，老師勉強還能看得見的左眼視力，應該越來越嚴重了。當然，作為學生，替兩位老人家深厚濃郁的感情感到高興，也見證了恩師伉儷宛如古人所言「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年邁恩愛之情。

2005 年下半年，我接到政大歷史所助教李素瓊學姊來電，問我有沒有興趣接一份工作？學姊說工作不難，即是老師眼睛不方便，想用口述方式請一位系上的博士生幫忙，將錄音稿打字整理成草稿，再給老師過目，這

中間難免會有數次得往返老師府上，到老師覺得可以定稿發表了，就大致完成工作。

我自然想都不想就答應了。工作的過程，先由老師錄成錄音稿，再到老師府上拿回家聽錄音逐字整理。老師再三交代，錄音口頭講稿難免會口語化一點，所以囑咐除將逐字敲打出來，還得幫忙略修，不能太口語化。此外，因為師母的眼睛也不太好，所以順好的稿子印出的字體必須放大，方便師母逐字讀給老師聽，若有老師覺得不妥處，由師母或老師寫在列印稿上，我再拿回修改整理成第二稿，如此反覆，最終到老師認為可以定稿為止。

就這樣從 2005 年到 2008 年中，是我和老師及師母互動最頻繁的時期，每次替老師完成一篇定稿，老師除會給我優渥工資外，也常請筆者夫妻聚餐。就這樣近三年間，大概協助整理約二十七、八篇文稿，並從中學習到老師學術與人生智慧結晶。這些文稿多發表在臺灣著名刊物《歷史月刊》上，少部分是老師為別人書寫的序等。2006 年時值筆者長子品翰出生，老師與師母除了送給稚兒不少嬰幼兒玩具外，等到品翰較大時，還邀請我們夫妻倆抱著孩子一同前往府上一聚。老師照顧孩子很有經驗，他抱著小兒，伸出一根手指，小兒在老師懷中「幼兒本能」握住老師手指，也在其懷中睡得香甜。老師藉機教我：「小嬰兒在睡前，如果做父母的能伸出一根手指給他握，孩子就會有安全感，睡得就會很安靜。」這寶貴的育兒經驗讓初為人父的我也學習到了。

在協助期間，約有兩次，老師向我感嘆：「雖然你就坐在我前面大約一公尺左右，可是我是左眼的視力也幾乎不能看清楚你，就只能看見你模糊的身影了。」筆者忝為恩師學生之一，每聞此，當然是替老師加油打氣與鼓勵。印象中在老師家裡，至少聽過兩、三次畢業許久、已是臺灣歷史學術界「中生代」的學長姐們打電話問候老師。由此可見老師對學生輩教育之成功，即令在老師退休好幾年後，仍不時有學長姐打電話來向壽南師問安。這期間還有一次筆者碩士指導教授廖幼華老師和王美玫老師一起探望老師與師母，我有幸陪同聚餐。另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華林甫教授前來政大歷史系訪學開課，期間華教授主動透過筆者聯繫拜訪並陪同兩人相談甚歡，是難得的兩岸大學者聚會。談完告辭後，華

教授在回程路上向我稱讚壽南先生是當代陳寅恪，即令雙眼已不方便，仍持續戮力於學術工作。我的碩士論文有機會蒙獲出版社青睞，得以《「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為名出版時，亦蒙老師賜序，這也是我必須再三感謝恩師的。

以上這些，都大約是將近快 20 年前的往事，現在想想，仍恍若昨日。

如前所述在 2005-2008 三年間師生頻繁互動之際，其實筆者也目睹臺灣內部上到當局的政壇、社會，乃至於學術界劇烈變化。這種變化，其實在我眼中似乎是頗沒必要，只是在徒添臺灣內部的「民粹化」、「隱形仇恨」、「族群歧視」；以及兩岸關係越來越惡化而已。也因此更刺激著我很想在博士論文選題上，想刻意選擇研究明清時期兩岸客家歷史關係；或許這也是我比較理想性的一面：想用學術方式對當時臺灣全面「民粹化」的反抗。但這樣絕對會牽扯到換斷代史的問題，我如果貿然如此選擇，勢必會暫時脫離臺灣的中古史學界，那豈不是對不起老師們在學、碩階段於中古史乃至唐史之栽培？這使我猶豫再三，但未曾主動向老師談此心中無奈感。卻總隱約覺得以老師的聰明智慧，估計早就能猜出我心中所想？終於有一次，我斗膽冒昧地和老師聊到這個想法。不料老師持肯定的態度，說無論博士論文選題為何，他都會支持我。但是他也再三擔心我畢業和未來就業問題，因為當時臺灣學術圈已陷入難以找到穩定工作之窘境。除了臺灣少子化現象已經衝擊到臺灣各大學招生，導致大學職缺往往是「遇退休則不補」。即令難得某大學開了一個職缺，亦有好幾百位博士去競爭；另外，這些博士就業競爭的背後，又幾乎會和臺灣的「政治顏色」變遷背後勢力角力有關。當時我想，既然都很難找工作了，反倒不太想在乎他人看法了，因此聽到老師支持我的選擇後，心中反而放下不少負擔。但老師也提醒我博士論文不同於碩士論文，一定要有論點的新突破，那題目範圍就不宜太大，老師建議：海峽兩岸都有許多客家縣，可以從中挑幾個做客家歷史發展的比較，分析歸納其異同之處，應該可以突破當時兩岸各自對客家歷史的既有研究成果，同時也建議可以都選大陸地區的幾個縣；也可以都選臺灣地區的；也可以做兩岸幾個客家縣間的歷史發展比較，但無論如何最好都精細到縣

這一級。老師也提醒我：我的歷史地理學學術功力是一個強項，繼續利用歷史地理學這個角度去微觀做上述的客家歷史研究，肯定會有新的突破點。很奇妙地是，當老師說到以上這些時，我突然想起以前老師曾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過：「我們在臺北的閩北人，在臺北閩北同鄉會常聚會，但大家聚在一起非得要講國語不可，因為我們閩北話每隔一個縣都聽不懂了。」正是老師先後這幾句話的點醒，突然領悟到我博士論文的問題意識，就是客家文化特點即向來尊重多元化與包容化，它很類似閩北話，彼此都是「山區方言」，所以方言腔調就容易因地理形勢複雜演化到非常多元及多樣，不若臺灣島內某些方言群中的少數人，連其內部方言腔調發音之細微都還要仔細斤斤計較。老師聽了我上述的選題分析後，覺得很有道理，說：「老師都支持你，也鼓勵你勇敢做下去。而且這很可能會是你自己未來一生在歷史學中的專長事業，也許到未來某一天，你或許又可再回溯到中古時期或唐宋時期的客家人南遷歷史，這些都值得你繼續做下去。」當時聽到這些勉勵話語，心中真是莫名感動。

在 2008 年中，大概因老師也知道我要忙博士論文了，就不會主動聯繫我幫忙。這就是老師做人處事的細心貼心之處，另方面，老師另一隻眼睛的雖評估開刀風險極大，成功機率非常微小；但不開刀未來也將完全失明。在師母及家人們長期鼓勵下，老師決定再次開刀，終於在 2007 年 10 月 25 日進行手術，當第二天主刀醫生劉榮宏院長親自為恩師打開眼罩，老師左眼奇蹟式地恢復光明，又能再次看見事物了。<sup>20</sup> 當我聽到老師在電話中說手術成功的消息時，真是打從心底替恩師高興。

2015 年開始，我終於在福建省有了穩定的大學教職工作，可以讓持續耕耘兩岸客家歷史關係的研究迄今。爾後在工作之餘寒暑假回臺期間，或電話、或親自前往問安。2020 年全球發生新冠肺炎疫情後，我電話請年邁的老師與師母務必小心疫情時，老師也說他們倆也幾乎是閉門謝絕訪客狀態以避免被感染，以後電話聯繫就好，也囑咐我和家人務必要小心疫情。

近一兩年來，老師和師母因年邁的健康問題，改居於一間配有醫護長照的私立安養院頤養天年，我每年寒暑假回臺會親自前去探望兩位老人家。原本今年（2025）初寒假，照例前往安養院與老師師母相聚歡談，同時向老師報告我已在去年（2024）12 月經過學術匿名審查通過，成為編制內正教授。當老師和師母都替我高興得不得了，老師甚至當場為我高興地大喊起來。

但，再也想不到，這會是見到老師的最後一面……

今年 2 月上旬，老師之弟王壽松先生致電予我：「我壽南大哥已於 2 月 6 日仙逝」之消息，電話這頭的我，心中突然大為一震，好生難過，久久不能言語。

爾後復得知，老師的仙逝追悼會，恰好是於今年 2 月 14 日，並按照老師生前遺願低調舉辦。但這一天，又恰好是我得飛回福建工作的日子，開學在即，加上現在局勢，臨時改簽飛機票時間幾乎不太可行。是故只好先和涵碧師母與壽松先生報告不能親往為恩師送別之窘況，雖然能得到涵碧師母與壽松先生之諒解，我仍以極難過遺憾之心登機。在飛機上雲間中，此際理應已距離「天堂」更近，心中默默與恩師致歉和道別，並祝願恩師在他信仰的天父面前，永遠安息。

茲此，永銘 壽南恩師師恩，

20 同註 2，頁 24-25。